

读杜心解



讀杜心解卷一

卷一之一 五古

望嶽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陪李北海宴

歷下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奉贈

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前出塞九首
○同諸公登慈

恩寺塔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漢陂西南臺

○九日寄岑參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示從孫濟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戲簡

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夏日李公見訪
○移出塞五

首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附天狗賦

自京赴奉先

詠懷五百字

晦日尋崔戡李封

送率府程錄事

還鄉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

水漲二十韻

塞蘆子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雨過蘇端

喜晴

述懷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

漢中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送

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九成宮

五華宮

登翠石古殿

計四十九首

讀杜心解卷一

無錫前欄浦起龍二田講解

弟起麟三五參讀

卷一之一 五古

起玄宗開元間至肅宗至德二載

纂年譜公生於睿宗先天元年至玄宗開元十九年遊吳越二

十三年赴京兆貢舉不第二十五年年二十六遊齊趙詩起於是時二十九年至天寶三載在東都四載在齊州五載歸長安六載應詔獻下李林甫下之留長安八載間至東都九載在長安十載進三大禮賦命待制集賢院十一載召試文章參列選序十四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參軍秋往奉先是冬安祿山反十五載往白水又往鄜州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自鄜出陷賊中二載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疏救房琯八月還鄜州省家

望嶽

按履歷公遊齊魯在開元二十五年六年間公集當以是為首

岱宗夫如何

爾漢郊祀志岱宗泰山也

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

曉盪宵生曾雲決皆音入歸鳥廣韻骨目睫也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公望嶽詩凡三首此望東嶽也越境連綿蒼峰不斷寫嶽勢只青未了三字勝人千百矣鍾神秀在嶽勢前推出割昏曉就嶽勢上顯出盪胸決皆明逗望字末聯則以將來之凌眺別現在之遙觀是透過一層收也仇氏詳註以遠望近望細望極望分配四聯未見清楚。杜子心胃氣魄於斯可觀取為壓卷屹然作鎮豈惟鑿剋年月云爾

遊龍門奉先寺

采鶴嶽註龍門即伊闕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按此在東都非禹貢之龍門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僧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奢字即今十方住持寺

耳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

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各本多以此詩為首但按公遊東都在開元二十九年後則不應編在望嶽詩前也。題曰遊寺實則宿寺詩也遊字只首句了之次句便點清宿字以下皆承次

句說中四寫夜宿所得之景。虛白高寒。塵府已為之一洗。結到聞鐘發省。知一宵清境為靈明之助者多矣。欲覺正與更宿呼應。天闕雲臥。諸說紛紛。王安石攻為天闕。蔡興宗正義作天闕。是欲以虛對虛也。文翔鳳云。伊陽之北山。如雲臥。然將雲臥與天闕俱作地名。解是又欲以實對實也。其說俱不穩。朱注則曰。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似屬超解矣。然此詩中四。卻非散體。按天闕字。出韋述東都記。其為地名無疑。若雲臥。正形容宿處之高迴。定屬虛用。而雲自與天對。臥自與闕對。正以不執死法為文家妙用。彼聚訟者。皆方隅之見耳。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

唐書東都隋置

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

登真隱訣。太極真人青精乾食。飢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浸米三蒸。曝日可服二升。勿服血食。

使我顏

色好。苦乏大藥資。

大藥証曰。須煉砂中。永能取鉛裏金。

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

別賦注。金閨。金馬門也。

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

梁宋今開封。歸德境。

方期拾瑤草。

江淹登廬

山詩注。瑤。算玉芝也。

天寶三載太白由翰林供奉被放東遊與公遇於東都公贈之此詩也太白棲神
世外自相遇之後即有齊州受籙王屋訪隱之事其地皆於梁宋為近所謂梁宋
遊者必邂逅盟心之語公述其語為贈則李是主身是賓也今乃先云自厭腥羶
將託跡神仙而後言李亦有脫身幽討之志自敘反詳叙李反略則似翻實作主
翻主作賓矣不知其自叙處多用青精大藥等語正為太白作引落到李侯只消
一兩言雙綰而上八句之煙雲都成後四句之烘託明乎彼已虛實之用可與說

矣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黃鶴注歷下在齊州李北海即李邕按史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雁門唐書志青州天寶

元年改為北海郡

按李自青來齊也

東藩駐皂蓋

後漢書太守秩二千石皂蓋朱兩轎

北渚臨清河

一作青河通典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

海右

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原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

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起四敘事。中四寫宴末。四惜別。首言李之來。次言到之處。三點歷下亭。四兼坐中客發興。則酒懷動矣。當歌則酒興豪矣。而竹色波光。清涼交映。襟期正復灑然。蘊真二字。無所不包。其人其地其景。皆是蘊含真趣者。是以臨分逆計。重徘徊焉。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原注。時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錢箋。李為

齊州司馬。新舊史闕。

員外。太守從孫。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

原注。亭對鵲山湖。

跡籍

籍通

臺觀舊氣冥

一作冥

海嶽滾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

心主稱壽尊客。

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仇注。主員外客太守。

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華興。

得兼梁甫吟。

諸葛武侯梁甫吟云。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

此員外新亭始成。而相與落之也。與上篇之事非一處。上云海右此亭古。乃舊亭也。員外為主。太守與公為賓。一守豈亦有詩。叙實主不詳。此則層次歷歷。四敘亭成之景。四借寓慨意。帶出宴會。四敘主客登亭賦詩之興。想古城原屬舊時勝地。已廢而復新之。故多今昔廢興之感。結聯見同賦意。兼切齊州。蓋以梁甫吟借

比同賦之詩故曰得一也。附李邕詩

一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迹。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稷稻。安時歌吉祥。

李邕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舊書韋濟傳天寶七載遷尚書左丞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鶴注公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時年方二十餘歲讀書破萬卷。下

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

卜一作隣。宋注邕翰皆公同時前輩為識面卜隣乃當時實事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

三十諸本作載。旅食京華春。仇注公至長安自開元二十三年赴貢舉至天寶六載應詔為十三載也他本斷誤朝扣富

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

歛許勿切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宋華海賦蹭蹬窮蹙元

天下有一藝諸穀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賢下之遂賀野無遺賢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

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難甘原憲負焉能

心怏怏祇是走踈踈。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

山回首清渭濱元和郡縣志終南在京兆萬年縣渭水在萬年縣北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此應詔退下後將歸東都時作也。先是有贈韋左丞文詩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
榛蕪蓋嘗以推獎望之。是後韋必嘗以公之才誦言於當軸而莫有應者。公遂決
計遠引贈此致感且以告別也。不作悻悻急去語亦不作脂韋無骨語。本心之厚
立品之高俱見。仇註分段極是。起四句憤激而有古趣。既以自提兼提韋文開
手老到。甫昔一段敘壯心也。志大言大尤妙。在自謂四句橫空盤鬱。此意一段慨
失職也。而前八泛述。後四入事。關目清晰甚愧。至末乃贈韋本旨。接法古朴而隄

言本八角
卷一
五
健快快駿踐心口問答進退徘徊之狀。注云有去國之思，猶未忍決去，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終不可回，當如白鷗之遠，意最委折，而語非乞憐，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愚按一結高絕，昌黎不及。

前出塞九首

王嗣興杜臆天寶間哥舒翰征吐蕃時事，愚按征西已久，不必泥定哥舒與兵車行所指之事。同詩見二之一。樂府體。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鶴注交河郡在隴右道，備吐蕃之處也。

公家有程期，亡命

嬰禍羅。

師古漢書注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盧注開元中折衝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無稽，可以逃脫。嵇康詩常恐嬰禍羅。

君已富

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前出塞刺開邊也。物衆地大有侈心焉。公所為諷也。首章述初出門情事，赴交河點清出兵之路。已富而又開邊，乃九首寓諷本旨。在首章拈破結語，黯然戀親

之情赴國之義俱見矣。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

脫轡頭，手中挑青絲。

冥簡文帝詩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旗。

二章述上路後情事。習於其途，便成慣家。起法如身歷語。三四言舍然克夫，非恩斷也。男兒死地無常，不如死綬為烈耳。下截摹寫輕生喜事之狀，躍躍欲飛，少年初出路人。
實有此槩。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胡笳曲夜聞隴

水兮聲。嗚咽。三秦記。隴山頂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欲絕。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

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三章途中感觸興體也。磨刀也而傷手矣。本欲不以此嗚咽之聲動心。無如心亂已久。不覺手之觸也。腸斷聲。即指嗚咽水。以下又提轉出一副血性語。心緒雖亂。終不以易吾誓死之志也。
杜臆云。化用隴頭歌入妙。

送徒既有長。史記以亭長為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四章擬征人跋涉既遠而自吐其被驅之憤。亦有身亦既拚身受苦也。向前去不勞嗔。作索性語。憤所激也。首句另提此三句皆對其長之詞。驅迫至此。無復還聚。

言才心角
之望六親自此
丟開念頭矣。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五章已到用武之場矣。至是各就營伍。遂總計來路之積勞積憤。而為主將寧聞之數。令聞者心惻。倏忽句。出沒不常如畫。見敵而始思樹勳。知前此在途困頓。未暇念此也。讀我始二語。寒士淚下。此章乃九詩之適中。為前後過峽如曲譜之有賺。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一作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六章已在功名之會矣。尚是矢志語。未是對敵事。上四如此飛騰。下四忽然掠轉。兔起鶻落。如是如是。要是上四作開勢。下四歸本旨也。如此方是下好義而上好仁。此為赴敵之始。故復提畫規之意。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米間。漢書高帝自將

會久雨雲士卒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
墮指者什二三

可攀

七章言戍守也。戍守則須城築。城築必依山險。三四寫衝寒陟危之苦。設色黯慘。邊庭之苦極矣。苦極故思家也。六親之念前已丟開。此又提起。有雪舞迴風之致。龍門云。人窮則反本。讀東山之詩。知此為變風矣。

單于冠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

名王歸。漢書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於諸小王也。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

論

八章言戰陣也。起二彼勢之盛。中四我軍之勇。劍纔動而奔者已奔。繫者已繫。筆妙正在不費張皇。一結自然以遠。卻為下章引脉。名王繫頸懸擬以壯軍志也。錢箋引燕將張守珪誘殺奚契丹事以實之。兩地相懸。毫無干涉。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

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卒章說到論功處。接前章潛身何論來。他手至是。定用策勳進爵等語。未為不合體也。不知如此。則下以啓軍士倖功之心。即上益以長人君喜功之志。而前所云開邊何多。豈在多殺者不復相顧。而規諷之意隱矣。公則以超語淡之。曰十年寸功得失之相償無幾也。曰苟得羞同誇大之初念頓消也。內地且將致亂。還宜大度包荒。遠志不妨固窮。自是收心妙訣。此正明皇踪急中。一服清涼散也。舊說謂為冒功者發。尚是皮相。至詫云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直癡人說夢耳。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銓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線。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兩京新記京城東慈恩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沙門玄奘所

立。天寶之季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

戶。指北河漢聲西流。天漢秋漸轉羲和鞭白日。楚辭注羲和日馭也少昊行清

秋月令孟秋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鶴注涇渭關西大川俯視但一氣。

焉能辯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中有九疑舜所葬宋濂南京

新記載浮屠前階立太宗三藏聖教序碑叫舜寓意太宗博議云高祖號神堯太宗受內禪故以虞舜方之惜哉瑤池飲日晏。崑

崙丘。列子穆王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程燧曰明皇遊宴皆貴妃從幸故諷之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詩本用四句領勢次段言登壇所見後段言登檢所感也然亂源已兆憂患填胸觸境即動祇一憑眺開覽山河無恙塵昏滿目於是追想國初政治之隆預憂日後荒淫之禍而有高舉遠患之思焉顧此詩之作猶在昇平京闕間也怨所云秦山破碎不辯皇州及虞舜雲秋瑤池日晏等語比於無病而呻故起處先看曠士百憂二語憑空捉破懷抱以伏寓慨之根此則匠心獨苦者也。仰穿二句刻劃登壇七星二句形其高義和二句見時序。說是詩者三山謂譏切時事卻長衛非之謂祇是登高警語愚則以為憂危所迫也譏切則輕薄憂危則忠厚事此之辨心術天淵矣若泛作登高寫景則語意又太涉荒蕪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舊唐書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解褐封兵尉去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

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
公時在京師高或當受辟之時正值解職來京耶

崆峒小麥熟黃希云山名崆峒者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此指臨洮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

將指哥舒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

有似幽并兒梁簡文帝詩家本幽并兒師氏曰其俗習騎射也脫身簿尉中始與筮楚辭

尉有刑人之責今去封丘也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舊書涼州屬河西道天寶元年改武威郡答云

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

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一云亦是慰遠思男兒功名

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左傳長為

商星參為晉星慘慘中腸悲驚風吹一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駢沙

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高入哥舒幕也。送慕容而帶及主將入手得體。且設為南確之詞。以諷窮兵之失。其味油然而長。鐵鷹以下入高書記。哀其志敘其行。戒其惰周旋。祝其大建樹。凡四層。末段十句。見送之情。結云。餘力寄書。既欲得其遠耗。又欲悉其職業也。通首看來。時事憂危之情。朋友規切之誼。踰岐嶺。檣贈處。執別之忱。藹然具見於此。

漢陂西南臺

當與漢陂行連
看見二之一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

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海賦仿像其色。瘦神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紡。空

濛辨魚艇。錯磨終南翠。東晉補亡詩如磨如錯。搗葱南長安山名。顛倒白閣影。通志紫閣白閣

黃閣三峯俱在圭峰首翠增光輝。乘陵惜俄頃。風賦乘陵高城入於浚宮勞生愧嚴鄭

漢書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外物暮張邴。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注張謂張良邴謂邴漢及晏容世復輕

驊騮吾甘雜鼃鼃。國語鼃鼃之與同音說文鼃即蛙鼃即青蛙也知歸俗可忽。一作所忌是上倫集序盈量知歸

賣土公解
卷一之二
五古
八
寧成齋

取適作足事莫竝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靈運詩還得靜者便况資菱

茨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前與岑參為泛陂之遊作漢陂行此則登臺所成也前半景後半情欽馳驟為整飭似選體詩起四句洒然意開錯磨顛倒即漢陂行所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裏窅冲融間也惜俄頃者俄頃登臨便有戀而不舍之意語已拖下以上寫臺景純寫望陂之景臺之勝在陂也外物欲自外於物知歸取適言能知歸隱薄俗便可忽忘自取適情萬事誰堪比並時必參列選序尚未授官故有身退二句苦便猶云苦愛與豈待對言滾便此寂靜之境也舊解俱失詩本臺上所詠末云資茨結茅扁舟逐景妙能帶定漢陂

九日寄岑參與秋雨歡參看見二之一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

坐西一作秋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曲江在杜陵西北難為一相就

吁嗟乎舊作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廣雅雲師謂之豐隆疇能補

天漏梁益記雅州有大小漏天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透逸小人

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一作與川浸瀾是節一作東籬菊紛披

為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直又采采黃金花何由滿

衣袖

通鑑天寶十三載秋八月涇兩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高力士侍側上曰涇兩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陰陽失度臣何敢言詩正其時作寄岑非祇寄懷實寄憂也以兩頭之憶岑隱中間之含調大臣蒙蔽上掩聰明而悍帥將恣橫焉皆寓於安得誅雲師數語中意本仇氏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原注隴西公即漢中王瑒徵士瑒王徽○舊畫瑒讓皇帝子

十五載從幸蜀因封漢中王

今秋乃涇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澁路長安志澁水在萬年縣流入渭迢迢天漢東

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

願騰六尺馬

一作駒

背若孤征鴻。劃見公

一作君

子面超

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贍北隣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四句起。四句結。中間一大段。寄岑則寓諷時局。寄隴西則起處微露。以其為親王也。有觸忌之忍乎。中段詳相憶阻雨之意。未及王徵士。徵士必與隴西為南北近隣。北居即指隴西。南翁當指徵士。造想兩人不時還往。以形已之岑寂也。注家混甚。

示從孫濟

朱注濟字應物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一作客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

後漢永平詔殘吏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

族亦不為盤。殮小人利口實。一云實利口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

猜同姓古所敦。

濟或年少孤子。由讒言構覺而猜嫌族屬。故諄諄告之如此。起四句。迤邐而來。即以權門嗾香。倣個影子。中十句。既憫之。復戒之。皆所以發動其天良也。後八句。說透本旨。娓娓惻惻。確是一篇宗老訓誡之文。○中入比體。似歌似謠。只是家常話。直入兩漢風格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其北臺即文殊師利常鎮毒龍之所業白出石壁。翻譯名義集五戒十善四禪四

定此屬於善名為白業余亦師粲可。唐書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臂求法慧可傳粲身猶縛禪寂。維摩經一心禪寂攝

諸亂意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蒙允

蒙上九擊蒙誦詩渾遊行。四座皆辟易。應手看蒙允。

失象。清心聽鳴鏑。史記注：鏑箭也。援今俗名響箭。精微穿溟滓。帝系譜：天地初起，溟滓濛鴻。飛動摧

霹靂。陶謝不枝梧。淵明：靈運。風騷共推激。紫鷲舊作鷲自超詣。南陵六馬贊：紫鷲超躡。

翠駮同駮誰剪剔。子虛賦：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聞。

鶴云：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者。愚按：公亦妙解禪理。故前段因以發端。而何階四句，即借邂逅談禪，陪起中幅誦詩。要非正文也。中段正寫聽詩，而未以知音自許作結。應手二句，誦者聽者，身段神情俱見。精微四句，詩之超詣處也。紫鷲二句，語氣轉側，言許詩自然而抉剔其妙者少也。結用反跌法，夜寥聞句，意境廓然。恰好借點夜字。

戲簡鄭廣文 虔 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一作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

名三一作十年坐客寒，無瓊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讀作氣，廣韻

與人

兩人狂態俠態
如生。○開宋調。

夏日李公

一云李
家令

見訪

鶴注考宗室表蔡王
房爰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
頗淳樸。所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
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喧。一作
鬪
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一作淨
○古今
注芙蓉花名荷
花一名水花。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

詩似擬陶非杜老本色當時此
種惟王右丞儲太祝輩擅長。

○ ○ 後出塞五首

安祿山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徵兵東都重賞要士
朝廷徇之志益驕而反遂失矣故作是詩以諷當在祿山

將叛之時諸本或編叛後
或編秦州大謬。○樂府體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

赴薊門。二統志古薊門關在今順天府薊州軍動不可留。千金裝馬鞍。一作鞭百金裝

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吳越春秋闔門命作金鉤有人殺其二子以獻之王曰何以異乎鉤師呼二子名吳越也

我在此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曾吳王大驚

五詩如前出塞逐層下。但交河之役其情苦故叙別家在路特詳薊門之役其氣豪故叙跋涉行程較略又河隴之開邊其禍猶緩故紆徐入後以過人主喜功之心漁陽之促叛其禍已迫故懇切具陳以明即日兇鋒之熾憂愈急詞愈危有相

伊奔告之苦衷焉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起四句作

冒頭召募四句點事生色閭里至末以勸筆視行色就中又分出老少兩層加意挑剔結語肉飛者舞恰與及壯封侯對照赴薊門點眼

朝進東門營。寰宇記上東門洛陽東面門也暮上河陽橋。通典河陽縣古孟津亦曰富平津跨河有浮橋杜預所建落

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乎。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

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

恐是霍嫖姚

史記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漢書去病從大將軍出塞

二章寫軍容也又點清徵兵之地前後各章俱極有興不可無此約束進營始就伍也上橋初登程也落日將暮則須列幕安營初從軍者紀律未嫻故部伍須指此時尚覺覺擾入夜則寂無聲矣悲笳靜營之號也大將指召募統軍之將故以嫖姚比之蓋去病嘗從大將軍衛青出塞者注家即指祿山非時尚未到也須看層以精密又須看夾景夾敘有聲有彩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

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

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

淮南子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

持以奉吾君

三章寫到擊敵之事純用虛機而含諷之旨即從此露出其章法更屈曲出奇以重守剔重勳主意提破矣英主出師本是直接卻下豈知二字便無顯斥之痕且長雲下直接遂使句矣御用六合兩句橫鯁在中又隱然見此舉之多事且孤軍下似宜用重高勳意作一轉落卻又直接遂使一句此中又有無限含蓄以少陵

之才豈難作條暢文字而斷續如此其吞吐妙用但可與會心人
道後作敵凱語君實導之也妙以奉吾君三字逗出妙又不露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宋注舊書奚與契丹兩國遞為表裏號曰兩蕃
新書祿山傳天寶四載奚契丹叛八月祿山給

諸酋大置酒毒焉悉斬其首獻馘闕下通鑑十三載
祿山奏擊破奚契丹擄其王十四載奏破奚契丹

漁陽豪俠地

漢地理志漁陽郡屬幽州擊

鼓吹笙竽雲帆轉遠海粳稻來東吳

宋注隋唐時於揚州置倉以備
海運祿山鎮范陽江淮輓輸于

里不絕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左傳王臣皂皂臣輿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僕臣臺唐書十三載祿山奏請立功將士告

身於是超授將軍五百
餘人中郎將三千餘人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

唐書七載祿山賜鐵券
封柳城郡公九載進爵

東平郡王祿山事蹟祿山自
歸范陽逆節漸露無復臣禮

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祿山事蹟或言祿
山反帝必縛送之

道路相目
無敢言者

四章說到冒功濫恩隨手逗出驕凌之勢殷憂已見於此朝廷曲意奉之形容盡
態彼之倖正我之愚也結語尤妙本是當時實事而作者卻以所言太露借此鋪

佳觀下章假詞於逃軍
知此處不得縱筆矣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

二十年。忍孤一作幸明主恩。坐見幽州騎仇注唐范陽屬幽州長驅河洛昏。

河洛即東都之地自幽州抵長安必先河洛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倖脫免窮

老無兒孫。

卒章如何着筆文勢至此不得不說破祿山即反矣然前章云議者死路衢作者

獨不畏之乎且文章家亦無一口直喊之理也公妙在託詞以達之曰良家子素

知禮義者也曰亦多門習見主軍心事者也習見心事故益愁素知禮義故不慕

非義之貴恐孤恩申不足論騎長驅申益愁思坐見猶言行見立見其期已迫也

後四句蓋以見此語出之逃軍之口述而誌之云爾曰窮老無兒孫者見雖為犯

諱之言死亦無所顧惜也作者實實說出實實不曾說出是為空裏騰身妙訣所

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惜平解者千年夢夢總看五詩文勢一步緊

一步局勢一着危一着仇氏或於錢箋幽州騎之注引祿山事蹟十四載十一

月馬步十萬鼓行而西等語遂謂此詩是舉兵犯順後作試思反叛既起鼙鼓動

地搶攘極矣雖復悔及養靡亦已事殊曲突尚何須從谷追論如前四章耶且至

此何嫌直陳禍亂而必託一逃軍口語以為隱諷耶况募兵之人已反矣更何須

代從軍者作出塞詩也又錢朱盧諸本皆以此詩編秦州詩內盧元昌以為追諷

玄宗寵任祿山，此尤可恨。公詩自玄宗失國後，但有哀痛語，感激語，並無一語涉刺譏者。此風人忠厚之遺也。况公在秦州，係乾元二年，是時肅宗方感於良娣，不朝南內，父子已成隙矣。公反追述上皇喪敗之由，益啓時君懟親之罪，果何心歟。又有名士評此詩，執五章躍馬二十年句，以二十年前燕將係張守珪，遂謂前三章詩，不指祿山，此無論前事無關，公不必寄諸咏歎。即使五詩兩概，有是體否，彼直認良家子為實，有是人耳，不知此特賦家所謂東都賓，西都主人，皆託言也。則是二十年者，亦泛言黷武之久也。何膠柱若是，說杜紛紛，徒增靈霧冤哉。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湯驪山湯泉也。靈湫當由異物破山而成。在泉之東。相去當不遠。宋注公往奉

先時作

東山氣濛鴻

述征記長安東則驪山

宮殿居上頭

唐書驪山宮天寶十載改曰華清宮

君來必十

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

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

十洲記崑崙三角其一角曰閻風顛

曠原延冥搜

穆天子傳自西王母

之邦北至於

沸一作拂

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

一作

可怪玉命

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易小人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

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一作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

且柔翠旗澹偃蹇千發翠旗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

泝浮鮫人獻微綃述異記鮫人即泉先也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曾祝沉豪牛穆天子傳天子大朝

於燕然之山秦壁畫西曹祝佑之祝沉牛馬參羊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蟆卑雅

一名蟾蜍或作詹諸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一收錢箋唐人多以王母比貴妃

復歸虛無底化作黃長蚪同虬玉筍蚪無角龍也飄飄青瑣郎漢舊儀給事黃門侍郎每日暮

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文采珊瑚鈎浩歌渌水曲宋注渌水古曲名清絕聽者愁

明皇每與妃子行幸湯泉因而駐蹕靈湫藜輿祀禮詩乃紀其事以為諷也浴湯泉是陪筆幸靈湫是正文起八句揭過浴泉事濛鴻淫氣也宮殿荒制也必十月

頻也臨九州誇也陰火二句刻劃湯泉有時二句比擬藜浴此下引入幸靈湫聞風曠原借喻溪切斯可怪一挑官屬休一頓初聞以下詳敘靈湫之由及臨觀親

祀之事龍用壯而曰聞是與否未可知之詞也。自擘石移窟之後其地遂有湫其水可比瑤池等此志湫之來歷也。翠旗至莫能傳述臨祀之致異也。按錢箋長安志湯泉在陰盤故城東門外貞觀中乘輿自東門入水暴漲見物狀如猪當上門臥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開元八年乘輿自南入黑風從東北起倏忽滿城從官相失時學士王翰作詞曰龍躍湯泉雲漸回龍飛香殿氣還來。又按祿山事蹟帝晏祿山祿山醉臥化為猪而龍頭帝曰渠猪龍耳無能為也。據此則湫中之物信為祿山之應矣明皇毫不知警漫逞嬉遊可歎也。故下文又幻出蝦蟆化蚪一段以滾揚之考金蝦蟆乃月中蝕月之物月貴如象也祿山通宵禁中宮闈濁亂帝以寵貴妃故不問蝦蟆亦舉其類歟又通鑑國忠言祿山必反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即至上益親信之續遣歸范陽祿山驚喜疾驅出關明年遂反。今詩曰至尊顧笑王母不収意舉朝議收之妃除勸上縱遣之歟。噫詞旨微矣未帶和郭意。淥水曲不必專指郭詩總言兩人和歌靈湫有無限滾愁在。公有天狗賦以類

附錄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辛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萃萃漠漠而山數戍削縹焉天風颯乎回蕩上揚雲矯兮下列猛獸天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斲而金鑠斷兮事未可救腎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畫

日食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不虛透。常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戟。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圖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躔。感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罔辭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逆集兮。始拗怒以相賀。且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為大。既而尋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回。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踈踈以皆從兮。肆猛佗銛銳乎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從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為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虬軋金盤。初一顧而雄才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闡闔而吼紫微兮。卻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關。仰千門之峻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極。吾君倘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長安志蒲城縣開元四年建睿宗橋陵改為奉先縣朱注舊書天寶十四載冬

十月。上幸華清宮。十一月。祿山反。

公赴奉先時。玄宗正在華清宮。

言本八角
杜陵有布衣

長安諸陵皆漢帝后所葬處杜臆長安城東有霸陵霸南五里即杜陵其東南十餘里有陵差小謂之少陵東即杜曲西即子美舊

宅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

首甘契潤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

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

傾太陽物性固難一作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

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

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

破一作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

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一作能結凌晨過驪山即華清宮處御榻

在。帶徒結切。嶼羅鍾溫泉在驪山玄宗卽山建立百司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出

尤塞寒空晉泉賦蚩尤之倫。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江賦時鬱律其如煙

羽林相摩戛唐兵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朝會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

葛正林賦注廣大貌。賜浴皆長纓明皇雜錄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澤陽詩注除供奉兩湯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姬。與

宴非短褐形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一作筆。其夫家聚斂

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願一作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

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朱注衛霍皆漢內戚比楊國忠。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朱注指貴妃諸姨。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

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

賣土心解
卷一之五
五古
六

輒過驪山向北往秦先羣冰一作水從西下極目高崦兀疑是崆峒來恐觸

天柱折水經注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八天河梁幸未折枝撐聲窻窻行李相

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魯曰公在率府其家先在秦先十口隔風雪誰

能久不顧庶往其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當作吾寧

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

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諫征伐撫跡猶酸辛平

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胡乳洞切

不可掇魏武樂府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是為集中開頭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領須用一片大鬼力讀去斷不宜如朱仇諸本瑣瑣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賡志去國之情中慨君臣耽樂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手用許身比稷契二句總領如金之聲也結尾用憂端齊終南二句總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憂端之切在於國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

其所深危而極慮者故首言去國也。則曰窮年憂黎元中慨耽樂也。則曰木自寒
女出未述到家也。則曰默思失業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其所為比稷契者
果非虛語而結憂端者終無已時矣。○首大段在未出京前直從孟子去齊有書
等篇脫出。此稷契之素志。憂端之在夙昔者。意轉拙三字。全局函蓋居然四句。又
為本段提筆。憂黎元為本段主筆。非無四句欲高蹈而不忍也。當今四句戀君恩
之至性也。顧惟四句揣分引退之詞。以茲四句浩然歸隱之繁。終愧四句雖秉藏
身之節。仍懷不舍之志也。自非無至此。一氣讀下。見曲折注家以螻蟻輩指居
廟廊者大乖口吻。中大段是中途所觸直從孟十雪宮明堂等篇翻出。此稷契之
忠悃。憂端之在目擊者。歲暮四句提起出京景事。筆力聳拔。霜嚴二句。上承中夜
下起凌晨。而過驪山。乃本段感事之根。蚩尤四句。狀旌旗衛士之盛。君臣四句。為
本段主筆。以下皆分應長纓與宴也。彤庭四句。推筐篚之由來。以見不堪暴殄也。
聖人四句。言厚賜諸臣。望其活國。如共佚豫。便同棄擲矣。此以責臣者諷君也。多
士二句。束上分帛。渡下賜宴。衛霍神仙。就賜宴上。借點諸楊。煖客四句。隔聯對法。
統言與宴諸人。朱門四句。以窮民相形。動人主之惻隱也。而榮枯咫尺。亦正與已
相對。又暗挑下段矣。以上分帛賜宴二條。意平而句側。文家化板法也。末大段敘
至家時事。正言赴奉先之故。慈國而不顧家者。非情也。此雖一已之憂端。而後文
復轉到民窮上。仍然稷契之存心也。北轅二句。提清過驪山後赴奉先之路。羣水
八句。點綴行役景色。自不可少。老妻四句。在途內顧之思。入門四句。到家所值惡
趣。所愧四句。借子死跌落家貧。乃本段主筆。生常四句。就身貧引動結意。言免租
免役之平人。猶不免如此之苦。下文失業徒。乃不免租稅者。遠戍卒。乃常隸征伐

者此正與前幅黎元寒女等意一串。在本段為帶筆，在全篇卻是主筆也。時祿山反信即至矣。篇中不及之，蓋此詩乃自述生平致君澤民之本懷，意各有主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注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依杜詩闡編十五載是年正月祿山遣其將寇潼關

朝光入甕牖。尸一作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

來一作不暇嬾。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

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

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

樽愁。未知天下士。至一作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

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一作綺憂。

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阮籍傳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威鳳

自高一作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

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來時甚閒適又後多煩憂公欲以酒慰轉以酒觸矣。層次敘起到點落崔李會心處一頓接下合提得酒復分表兩看。作一段草芽以下撫時感事。假濁醪以為任運之助而紆迴纏繞憂正長也。威鳳高翔喻言治運既遠亦隱寓已與崔李輩不得事權意。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原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一作妄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

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

鮑叔未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况

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寃不黔庶羞

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

濕東風吹春冰。泱泱后土溼。念君惜羽翮。既能更思哉。莫作翻雲鷗。聞呼向禽鷗。

首段以相遇數見。翻起取別來。內愧八句敘攜酒取別情事。末四句臨行囑咐之詞。處亂世宜佩斯言。杜老艱苦備嘗。故為良友持贈。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注十五載夏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十九

客從南縣來。

纂寰宇記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南縣後改蒲城蒲城即奉先舊名

浩蕩無與適。旅食

白日長。况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閒。清晨陪躋

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迴一作迴咫尺。始知賢主人。

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冰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

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

射。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

仇注崔翁

作尉諸
舅在焉

杖藜長松下。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

風賦主人之女為
臣炊雕胡之飯

道

遙展良覲坐。久風頗怒。

一作愁

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欲翻

盤。渦。坻。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煙。氛。靄。崑。崙。翠。翹。羶。森。慘

戚。崑崙崕。崕。峒。嶺。回。首。如。不。隔。前。軒。顏。

一作推

反照巉絕萃。嶽赤

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

一作煙

霧積。唐

祿山反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明年正月進位尚書左僕射宋注時翰統兵
二十萬守潼關潼關屬華州與白水近故見兵氣之盛如此按白水去潼關且四百里

安得云近亦遙
想虛摹之詞耳

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

衽。席。入。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

一作敵

猛將紛填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

書序淮夷徐戎
並與東郊不開

帶甲

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

幽明即
晦明

三歎酒食。傷何由。

似平昔。

祇是相依舅氏高齋清宴之詩耳。中有無窮比例。無數波瀾。遂令人莫窮其涯際。粗分之。凡四段。首從末踪。說到贈齋為寓。虛合崔翁。次從齋景。說到設餼相待。明點崔翁。又次從坐久境遷。寫出感發深情。末則就情悲徹。宴反顧崔翁見款。此其大略也。細繹之。憂危之切慮。避亂之孤踪。兵形勝負之機。世運循環之望。并集於客齋別宴之餘。然其寫時危而引避也。但借齋頭之景形之。當暑而境反凜冽。則泉息鳥藏。皆是匿跡之影像矣。是危階根清真一段意境也。其寫兵形一世運也。亦借坐久風惡。顯出賊勢猖狂。旋又借高軒望嶽。摹擬出官軍勢盛以壓之。而後申之以在亂思治之情。以致其三歎焉。是坐久風頗怒。至末一派意境也。要之無限意境。總攝於開首之浩湯。無與適結尾之何由。似平昔兩句中。而前之炊雕胡。後之罷清宴。又其照應。關目處。噫。如此詩。吾亦歎知之者鮮矣。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舊畫三川縣屬郿州。鶴注自白水之郿州道出華原。是年又不書大水。可以補史之闕。

時遂寄家口於郿。益欲請靈武耳。此正肅宗新即位時。

我經華原來。

長安志五原縣屬雍州。

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穹

一作窮

谷火雲出無時。

一作無時出

飛電常在日。自多窮岫雨。行潦相

歷感。翁。旬。口答切。川。氣。甚。真。羣。流。會。空。曲。色帶、山土故黃連。山屈樞。故會空曲。清。晨。望。高。

浪。忽。謂。陰。崖。踣。音。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

礪。魄。共。克。塞。叶。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遠。不。有。萬。穴。歸。何。

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玉篇圻與根同魚斤

切岸也。漱。壑。松。柏。禿。乘。凌。一作。破。山。門。迴。幹。裂。一作。地。軸。交。洛。赴。

洪。河。舊書洛交縣屬鄜州洛水之交故名。按此洛水出鄜州境下流亦入於河。及非河南之洛水也。詩意不指縣名。言謂驟漲之水。交接於洛。以赴黃河耳。

關。豈。信。宿。采注關謂潼關在華州。按關當河水轉屈處去鄜州尚遠。此則形容其流之急。應。沉。數。州。沒。如。聽。

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驟。

黷。浮。生。有。蕩。汨。音聿。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

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

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是紀事賦物之詩起六敘清來路隨周反呼法自多十二句記山内水漲前六統領後六曲描氣黃空曲確是山内暴水忍泥揣蛟龍之情登危寫麋鹿之狀枯查句倒裝言卷去之拔樹浮若枯查也共充塞者石與樹交橫壅塞也水聲高處衝落直吹鬼神使下水勢迅疾奔流如閩人代速移也不有四句撇上提下漂沙十二句記原隰水漲前四刻劃由山及原中四形容川原瀰漫後四又是總束暗度浮生至末十一句乃觀漲之情都從身世民生設想而語語交映水漲斯又正喻夾寫之法○雕鏤剝滾仿像飛動遂為昌黎石鼎聯句等詩及宋元以來體物律古之祖

塞蘆子

一統志蘆子關在延安府安塞縣○入肅宗至德間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朱注唐方鎮表朔方節度領定遠豐安二軍及三受降城按城在塞外黃河之邊與今河套相近

近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通鑑祿山反邊兵皆徵發思明割懷

衛秀巖西未已

唐書中人思明本名宰干玄宗改為思明高秀巖本哥舒翰將降賊為偽河東節度至德二載正月思明自博陵秀巖自大

同引兵寇太原思明以為指掌可取營遂長驅朔方河隴宋注懷衛俱屬河北道是時思明入河西北而西故曰割懷衛

迴略大荒來嶸

函蓋虛爾。嶺山函谷俱在潼關之東。延州秦北戶。延即今延安府治在長安東北六百餘里。關防猶可。

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有制山賊起近

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岐謂扶風郡即今鳳翔府也在長安之西北延州之西南通鑑至德元載七月以陳倉令薛景仙為

扶風太守兼防禦使賊寇扶風景仙擊卻之京畿豪傑往往殺賊逼應江往奏請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略無壅景仙力也。蘆關扼兩寇

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閹胡行速如鬼。

此杜氏籌邊策也。灼形勢切事情以韻語為奏議成一家之言矣。蓋為太原事。急邊兵撤備而作意豁然也。乃錢箋謂得延州兵一萬塞蘆關而入直搗長安。復可奏。則是本題三字為不了語矣。且與詩中關防扼寇之旨不合。朱注以塞字作壅塞解。是為得之。但云憂在朔方專意靈武則又與詩中嶺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之旨不合。今考當日肅宗在靈武。賊將據長安而延州當靈武長安南北之間。隔河東面則為太原。太原即思明秀巖諸寇合力來攻處也。太原失則延州當其衝。脫或無備。賊且橫貫而西南北梗截。上而靈武危下而長安益不可復矣。故須塞斷蘆子。預遏賊人西進之路。蘆子即在延州北也。起四句從帝所在說起。謂朔方懸遠而空虛也。思明四句指出時事危機。越勢將靈武長安一筆囊括。言兩寇乘銳西衝。略西北而大荒盡。則靈武去矣。回馬嶺函長安至是乃終非我有。

矣統曰大荒不敢斥言靈武也蓋虛爾者猶俗言此是空帳非無備之謂時已為賊所有也延州四句乃是扼要本旨曰秦北戶者自靈武來由此入南達長安由此過而河東之賊來截兩頭亦由此進以我塞之則我可通而彼可扼也岐有四句插入絕奇一見設守有成效一見助守有聲援岐在延西尚且如此得力况延州尤據形要而逼賊衝者乎末四句表明本意復為危詞以惕之速如鬼者稍遲則彼乘之矣幸而當日太原不破賊不得西耳不然亦危矣哉由錢之說顧南則失北由朱之說顧北則失南不特疎於索解亦遜其長算矣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長安志大雲經寺本名光明寺武后幸此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焉

舊編陷

賊時詩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溪院果幽期到扉

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潘鴻曰涅槃譬云從熟酥出醍醐醍醐者譬於佛性佛性即是如來

又止觀輔行云見是慧性發必依觀觀禪是定性發必依止此發字所本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

愧辭黃鸝度結構景福殿則其結構則修梁彩制紫鴿下梁恩雍錄梁恩樓木為之其中疏通或為方空或為

連鎖其狀扶疎制類青瑣又有網戶者連文綴屬其
形如網世遂有直織絲網張之簾窓以護公館雀者
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

遲湯休起我病晉史沙門惠休微笑索題詩傳燈錄釋迦拈起一花迦

善屬文本姓湯四詩似古似排係雜詩體此章到寺未久因贊公索詩而成也首六敘初到事申
四叙幾日相周旋事後六叙留連作詩事起筆使幽心在神先往也衣露身初去

也洞門外山門溪院贊公院開復閉房寮之扉齋及茲適然初疑醍醐飲食特設
矣正述多日開懷時悅即指及茲之齋非是但開懷自有心心相契處吳論云開

懷享食陋甚意會行遲贊公同步與前徐步幽期各別結亦有神一往
幽微盡入拈花一笑也鍾惺曰詩有一片幽潤靈妙之氣浮動筆端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後漢注外國傳諸薄國深藏供老宿取

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

過人高僧傳支遁字道林聰明秀徹一代名流皆著塵外兩瀉暮簷竹風吹

春井芹天陰對圖畫氣覺潤龍鱗

此只謝贈物而寫晚來雨景與前首不連仇謂設
齋後所記太黏滯矣圖畫龍鱗定指山林遠色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滾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漢西城傳注琅

瑞長鎖也一曰殿角懸鈴之聲按錢箋泥定長鎖不必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五繩迴斷絕

春秋元命苞玉衡南兩星為玉繩按此亦泛指星光鐵鳳森翱翔西京賦注作鐵鳳皇張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中央下有轉樞向風如飛梵放

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此夜寢不寐所得際起二結二皆寫景也而筆意清幽滾領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之旨明朝苦塵知將去左

童兒汲井華本草平旦第一汲為井華水慣捷瓶上一作手露灑不濡地掃除

似無常明一作晨霞爛複閣霽霧奉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

堦一作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溪心那能總鉗

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于黨切泥污人听听當作狺與狺通音銀

國多狗天辨猛犬狺狺而迎吠兮既未免羈絆時來憇奔走近公如白雪執

熱煩何有。遠注公詩用執執俱作執不可解言。

此曉景話別之詩。起四別甚非特公如白雪不能畜此童兒。次四寫灑掃後之景。清芬可繼中四句轉關其語云云。即所謂開懷無愧辭也。後八句皆敘別之語。污人多狗舊注俱主至德二載春賊以偽命污朝士之說。姑仍之。未免羈縲謂為賊所拘留非受偽命也。勿誤認。結法高潔。恰好與首章起句心在水精城對照。

雨過蘇端原注端置酒。

鷄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仇注猶陶詩言

機來驅我去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

屋角。花碧秀。一作委牆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况蒙霈

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家寄鄆州撥棄不擬道。春

乞食詩也。雨只起訖一帶中間詳寫貧窮乞食開懷無愧。益見此老曾慫只也復句似嫩。紅稠碧秀亦為雨色點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_{一作四}郊。蕭蕭春增華。青

熒陵陂。麥窈窕桃李_{一作杏}。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干戈

雖橫放。慘澹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畊今未賒。丈夫則帶

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_{高士}芝。

暗避秦入商雒山作歌往者東門_{邵平}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

英賢遇輒軻。遠引蟠泥沙。顧懷味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

有鹿門。希曰鹿門在漢水之陰滄海有靈_{一作雲}查。樣同。博物志有人居海

地屬襄陽非指漢陰郡不失期。齋糧乘查而往。至一處遙望宮中有織婦。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

人曰。君還至蜀郡問嚴君平。因還問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牽牛宿。正是此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當與前詩同時作。二詩起法學陶。起八從喜晴晴引可畊意。次八言亂世歸耕猶勝於從征荒業者。千載以下乃援古言懷卻又翻去前首貧困仰人之狀。

述懷

赴鳳翔拜左拾遺後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

家在

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有喜連行

在詩見三之一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

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

問三川

舊注三川在郿州南公之家寓焉

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通鑑綠山反後京畿郵坊所在寇奪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

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欽岑一作益猛虎場。鬱結迴我

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

次公云自去寄書已經十月

反畏消息來。寸心

亦何有。漢遲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雙

詩從一片至情流出。自脫賊拜官後。補魂稍定。因思及室家安否也。首十二句。詩
敘來歷。而起手。即提破妻子隔絕。以為一篇之主。後以得去未忍頓住。暗從國爾
忘家。意化出。中十二句。叙遙憶之情。為寄書去後。但有傳聞惡耗。又無的實回書
也。後八句。四應中段。四應首段。而窮獨叟。仍縮定妻子收束完密。○申涵光曰。反

畏消息三句。并身經
喪亂不知此語之確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唐書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改漢中郡。按其地原當日鳳翔行

在通江淮饋運之襟喉即今漢中府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涕相噬。

晉書天

天子從北來。自靈武長驅振洶

敝。頓兵岐梁下。二山俱在鳳翔卻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

制。蕭索一作漢水清。緬通淮湖稅。通鑑至德元載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

市輕貨拆江漢而上。今漢中王瑀陸運

至扶風以助軍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劉琨勸進表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南伯從事賢

南伯即漢中王通鑑元載以瑀為梁州都督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唐藝文志吳伯善陳七曜曆五卷手

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

此例按後長孫九亦以待御出為判官或當日新有此例也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

徵入柱史晨征憇通典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迴

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閉居人莽

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

後漢更列帝我無匡復資一作聊欲從此逝

右鳳翔五古中送判官凡四和其各篇首尾結構迥別。此篇分三段首敘時事起從喪亂說到興復中則表其智能詳其委任而勗其弘濟也末乃送別而致自謙之詞。四極我制語有斤兩漢通淮稅者淮與漢不通謂淮湖地稅還入於漢以通行在之餉也使者二句引下語判官為僚職故提出幕主所謂南伯者也餘

三篇做此水雷雷警拔絕倫。行色布景。語語峭特。結言武將歸田咏澤。以觀君之成功。非祇泛然引避也。諸判官篇無一通行贈送語。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方禦判官
舊書成州同谷郡秦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為同谷郡

按今屬鞏昌府。此下三篇皆屬西路備禦地。逼羗蕃也。與安史事各別。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法。留福側

兵馬間。帶安史之亂。主憂惡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

艱難際。張目視寇讐。朝廷壯其節。奉仇作詔令參謀。鑿輿駐

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寰宇記弱水自甘州刪丹縣界流入張

長孫九篇武成西連張掖東南去同谷為近。南鎮柏罕。阻唐書河州治柏罕縣按此邦承平日。

剗。吏所羞。况乃胡未滅。唐書至德元載吐蕃陷威戎等諸軍入屯石堡按亦兼安史在內。控帶莽

悠悠府中韋使君。於評事為叔伯行係是當日府生仇以為幕府同事恐非。道足示懷柔。令姪才

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在太白山走馬仇池頭舊書成州白馬羌所

處州南有仇池山古色一作色沙土裂積陰雲雪稠一作積雪羌父豪猪靴羌

兒青兕裘別作漢兵黑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烏驚出死樹

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

馳林丘中原正格鬪仍帶安史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

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靜亦可縱冥搜

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此篇起結各四句中分兩長段。公詩每於篇末叙交誼此獨從頭敘起格變偏

側以下表其軀幹氣節受命巖疆而適與其叔兼濟歐美也贊評事處有羊稜說

同谷處有關係受詞以下言之官作別之專寫羌土風俗有聲有光文儒憤懣應

氣橫九州注家指公自謂非中原格鬪應偏側戎馬豈料沉浮應王事去留戀友

握手應昔時同遊結四直透到熟成之後吳論云論兵既定使遠壑清靜亦可冥

搜得句投寄相慰矣此解最得非徒望尋常消耗也。仇以此前兩篇屬未拜拾

遺時今按王事有
去留句知其未的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唐書涼州天寶元年改
武威縣按今為涼州衛

驄馬新鑿蹄

漢書桓典為御
史常乘驄馬

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

漢書武帝
遣直指使

者衣繡衣持斧分節逐捕盜
北齊樂曲懷黃維白鷓鴣成行

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

天子憂涼州巖程到須蚤去秋羣胡反

朱注通鑑至德二載河
西兵馬使蓋英倫與武

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周密武威小城據其五度支
判官崔稱討平之曰去秋者討平在正月發難則在去秋也

不得無雷掃此行

收一作牧

遺忙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

唐書二載以戒部侍郎
杜鴻漸為河西節度使

名聲

國一作關

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

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

一作漫

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

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

東如兼兩京言俱在
鳳翔行在之東也

朝

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宵昊

此書前分兩段。後四句結。直從赴官起。然後找出所以赴官之故。是倒執文一變格。聽為本勿待御。卻便借你上任脚力。用古入化。問君曰。寫出慷慨赴國家之惡。仇氏從中截開何故。下四點清本事也。族父一段。敘彼之幕主。叙我之交情。文致纏綿。樽前失。塞上傳。無限搖曳。冒熱送溫處。士序本此結。又帶以耳。與西事陪誌。不特局陣開拓。當時兩京未收。視河西倍惡。於題雖有。實主於事。則分重輕。自不容閣起一邊也。結作請教。氣妙。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宋慈貞觀元年分隴坻以西為龍右道。景雲二年自黃河以西分為河西道。後今所

屬東至臨洮西至甘肅。舊書亞字次公。少涉學。善言物理及成敗事。肅宗在靈武。上書論時政。擢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為從事。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

草中來。應亨詩濟濟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

法五十家。漢藝文志曰。兵權謀曰兵形勢。曰陰陽曰兵法。凡五十三家。爾腹為管筍。後漢邊韶傳。腹便便。五經筍。應

對如轉丸。一作踈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

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最瘡

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謂杜鴻漸坐看清流沙。

今沙州外曰大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

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兩雄石戴土。謂之雀兒快馬金纏轡。黃羊飲

不羶。蘆酒多還醉。蔡曰大觀三年郭隨出使舉黃羊蘆酒問外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不醉也但

力微飲多則醉楊慎曰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亦名鈎藤酒此見溪蠻叢笑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

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後漢書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

千里詔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駕鼓車此篇起四結四。中只作一片讀。起四與而比也。手法又別。異人二字一篇標目。蒼然便是異人氣色。富腹笥而略文字。不為書總。才是善讀書人。宗廟二句。本是陪筆。卻是結處伏筆。石戴驛是送別處。金纏轡是行客裝。自今弟至計始遂大意。言從弟異才挺出。故以西陲危地。簡任責成。而亞即慷慨登程。知其有安邊成算。

言從弟異才挺出。故以西陲危地。簡任責成。而亞即慷慨登程。知其有安邊成算。

也。結四神龍掉尾。言遠地小官。非所以屈異人。即日成功歸國。乃勳當在王室耳。杜臆云。起結皆用比興。英矯不凡。胡夏客曰。送韋送樊送並三詩。感慨悲壯。使
懽氣亦奮。置其躬遇中興。此聲音之通乎時命者也。愚按
所論極允。盧世淮亦云。但俱不及長孫篇。不知何分云取。

九成宮

唐書在鳳翔麟遊縣西。本隋仁壽宮。員觀間。後以避
暑。因更名焉。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且寺等。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

一作。又黃土囊口。風賦
風起

於此浸滂溪谷盛
怒於土囊之口

立神扶棟梁。

靈光殿賦神
靈扶其棟宇

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

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

一作。揭嶮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

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

通鑑隋開皇十三年。詔宮仁壽宮。
夷山堙谷。役使嚴急。丁夫多死。

製比今顏。

朽向使國不。亾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

非瑤水遠。

面水詩序。穆滿人
駿如舞。瑤水之陰。

跡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

久。天王狩太白。

太白山在
鳳翔鄠縣。

駐馬更搔首。

歸辭途經所作是紀行詩體前半記宮制之壯麗而哀猿二句乃東上引下之文
後半明敘來歷夾入議論既傷荒製復慨危端所傷就官上生發所慨由在途與
感一即
一離。

王華宮

舊書貞觀二十一年作王華宮務從菲薄更令卑陋明年詔曰土
無文繪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荆扉變綺牕於甕牖地理志在坊州

宜君縣北鳳皇台

永徽二年廢為寺

溪迴松風長蒼鼠窺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

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一作氣正蕭灑美

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趙曰當時必有隨轎

美人歿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前八直寫廢宮起冷色逼人後八撫跡增慨明是唐時所建而曰不知何王正
以先世單宮遺童子孫有愧敬承若明言真觀之儉則顯形天寶之奢矣而况本

朝舊物一旦荒涼又有不忍言者也朱氏以為宮廢為寺土人不知一人豈有不
知之理不亦闕於本意歟篇末誰是長年之感單讀本篇不過傷心物化合觀前

首。仍然隕涕時衰。曰誰是身世俱該。○九成玉華。用意各別。一為隋代所建。故明誌來歷。有借秦為喻之意。一為國初所作。故不忍斥言。有黍離行邁之思。又彼承荒主而踵事也。故由盛及衰。意存追感。此則儉德而終廢也。故因哀起興。淚灑當前。

卷一之一

羅正字三刃
馬嘯蓀氏功

天

卷之三

天

天

卷之三



此卷之四... 卷之三

此卷之四... 卷之三

此卷之四... 卷之三

卷一之二 五古

北征。○ 羗村三首 彭衙行 得舍弟消息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義鶻行附鶻賦 畫鶻行

留花門 贈衛八處士 新安吏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夏日

歎 夏夜歎 立秋後題 貽阮隱居 赤谷

西崦人家 西枝邨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寄贊上人 太平寺泉眼 昔遊 佳人

夢李白二首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遣興三

首 遣興三首 遣興五首 遣興五首 遣

興二首 彭興 別贊上人 彭興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彭興

夢李白二首 青對台 仙漢十八回元 彭興三

寄贊上人 太平寺泉眼 計五十一首 卦入

西窗八寒 西林神臺置草堂 此亦亦贊公土室二首

燕 夏夜燠 立林野興 似到別處 赤谷

不繫曳 祿欲限 垂水限 無家限 夏月

留蘇門 餽薛八真士 濟安吏 彭蘭吏

彭李外書二十六節 義歸行 知 州 卽 畫歸行

北邙 義林三首 遠遊行 折舍乘消息

卷一之二 正古

卷一之二 五古

起肅宗至德二載閏八月至乾元二年十月

纂年譜至德二載八月公自鳳

翔行在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京公亦歸朝乾元元年任左拾遺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開至東都二年春回華州關輔饑七月西度隴客秦州卜居西抄邨未就

行而

北征

輿地圖邨在鳳翔東北仇注班彪作北征賦用以為題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詩述初吉朔日也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

室維時遭艱虞一作危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車

拜辭詣闕下一云閣怵惕久未出離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

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謂安臣甫憤所切揮涕

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

陌人煙眇蕭瑟一作索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

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州在鳳翔東郊入地底

北地地底正顯四面之高涇水中蕩漚括地志涇水發源涇州東南流邠州界至高陵入渭猛虎立我前蒼崖

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戴一作帶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

亦可悅山是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本草橡一名皂斗其實似栗實而小或紅如丹

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

歎身世拙坡陀望廊時漢郊祀志秦文公作廊時用三牲郊祀白帝經注廊時即鄜州巖谷互出沒

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梟一作鳥鳴黃桑埜鼠拱亂穴夜

涉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散何卒尊舒勳傳

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為賊所乘自踐爛死者數萬援此採山人關之始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况我墮

一作胡塵不指陷賊中謂此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

結慟哭松聲迴一作悲泉共幽一作嗚一作平生所嬌一作鬼顏色白

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綴一作才纒

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山海經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背

青黃色丹穴之山有鸞鷲鳳之屬也五色而多紫宋注海圖天吳紫鳳皆所繡之物顛倒在衽一作短方言關西謂襜老

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一云嘔泄臥數日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

漂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梳

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管澗生還

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

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帝在

竟上公屏 卷一之二十五古 二

幾日休練率仰觀一作看天色改坐覺妖一作妖氛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紇一作鶻趙曰當以紇為正 德宗時始請易號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唐回鶻傳曰紇其先匈奴元魏時號高車或曰拔勒訛為鐵勒隋曰回紇亦曰卓紇至德元

載遣其太子葉護率兵助國討賊肅宗哀賜甚厚命廣平王約為兄弟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

掌收指東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滾入蓄銳可一作伺俱發此舉開

青徐一州更在伊洛東旋瞻略恒碣恒山碣石俱屬燕指安賊巢穴昊天積霜露正氣有

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謂玄宗去國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

謂國忠諸場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木應作妹姒夏妹喜殷姐已也痛快疾書涉筆成誤周漢獲

再興宣光果明哲

周宣漢光武比肅宗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

舊書書上幸蜀至

馬嵬驛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以從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進國忠馬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虜謀反遂殺之上出驛門令收隊不應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令力士引妃於佛堂縊殺之

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

長安志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

寂寞白獸闈

采注即白獸門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唐避太祖諱改為獸闈

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灑掃數不缺煌煌太宗

業樹立甚宏達

北征為杜古者目直抒胸膈渾灑流轉不以烹詞煉句為工宗元而後論贊蓋詳小子敢復以醢雞之智測量滄海哉姑參定段落標明節旨以便雜誦云○通首但分五大段歸省家人本事也回念國事本心也第一段叙清還郵事蹟先以問家室三字提出省家隨以遺報虞三字提出念國復申之以拜辭十二句蓋內顧則思家陞辭則戀主私誼公忠一時透露遂為一詩之綱領第二段詳叙歸途景物所值之境好惡不齊所觸之懷傷殘滿目所以節末就月中白骨追憤潼關一敗見近畿殘害皆由於此然此尚屬帶筆此處主意只是鋪寫途景也第三段備述到家景况於篇法為中腹於題目為正面俗情妙語時以詠諧破涕而節末翻

思四句。忽然借徑搭入國事。是下半轉關處。第四段撥家計而憂國恤。為當時反
 正之急務。遂以速收京闕。直搗賊巢為望。其云此輩少為貴。時議氣欲奪。在叙借
 助回紇處。須下此分寸語。其實不重。文勢直趕到蓄銳可俱發。仍以回紇官軍。總
 統言之。蓋此時所急。尤在克復。不與留花門詩同旨。朱仇諸家。忒然版看。遂使文
 氣縱緩。節未數語。猶岳少保所謂與諸君痛飲者也。第五段追頌止皇聖斷。預卜
 新主中興。亟反神京。重開治象。直欲追盛業於貞觀之初。為通篇大歸宿。魏道
 輔談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世所稱者。劉禹錫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白居易
 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官軍背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
 也。豈特不曉體裁。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是明皇
 畏天悔禍。無與官軍也。愚按玄禮為親軍主帥。縱兇鋒於上前。無人臣禮。老杜既
 以誅褒姒歸權人主。復贅桓桓四語。反覺拖帶。不如并隱其文。為快。願與海內有
 識者商之。讀詠懷。見杜子一生學識。讀北征。見杜子一腔血性。按還脚詩。古
 律凡數首。俱不及救琯被放事。意未
 上疏前。先許歸省。本傳與年譜漏也。

羗邨三首

彌曰。鄜州洛交縣羗邨。洛交邨墟也。按此當即子美寓家處耳。

羗。嶧。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一作客子千。里。至。妻。
 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

牆頭感歎亦虧欵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仇云旅人初至家而喜也前四景真後八情事真杜臆云家書往來已知兩存矣直至兩相面而後信此亂世實情也愚按鄰人感歎生發好秉燭如夢復發好公凡寫喜必帶淚寫其情彌摯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仇云此敘還家後事奉上妻孥來愚按不離復卻眼前態拈出如生申四天然波致遠注云即昔我往矣今我來思意按末四預信得酒之詞期常共家人歡敘也公於天倫無所不篤知其質地之敦厚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一作莫辭酒

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
艱難愧浚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涕縱橫。

仇云此記隣里之情承上鄰人來愚按興體起林而雋苦辭四句借風生浪末四句兩答兩推開纔喜又悲矣三詩俱脫胎於陶

彭衙行

元和郡縣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

憶昔避賊初。當指十五載自奉先往白水時北走經險艱。夜浚彭衙道。月照白

水山

謂白水縣之山

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

子還。癡女饑。齧我啼。畏虎狼一作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

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

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濶。詩毛傳解契濶為勤勞竟日數里

間。枳果充糲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小

留同一作周家窪地名當卽在彭衙境欲出蘆子關更在彭衙北相去甚遠是達靈武之路故人有

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

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古詞注萑蘭涕泗闌干也洙云淚墮多貌衆

離爛熳睡喚起霑盤冷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述孫宰語公之詞

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

歲月周胡鞬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疑亦還脚時路經彭衙之西回憶去歲孫宰周旋之誼不克枉道相訪聊作此志感公篤厚性成於斯可見。孫宰必白水人。同家窪當是白水鄉邨之名卽孫宰所居也。公因取白水之古名命題作歌以表其人故曰彭衙行非路出彭衙後再歷一旬半之苦然後到同家窪遇孫宰也。其曰欲出蘆子者公往白水時初意直欲挈家竟達靈武行在。未嘗決計寓白水也。適於此遇孫宰兼得舅氏崔十九翁因暫止焉。蘆元昌不察遂認同家窪與蘆子關相近不知關在延州其公生平未嘗到延州且此詩本美孫宰其家既不在彭衙則宜曰同家窪行不宜曰彭衙行矣。凡注皆混。盧尤謬故特正之。起四卽數彭衙是先出題法盡室以下乃追叙

初起身至彭衙。一句半內所歷之苦。正以反跳下文延客奉歡一段。深情也。看其寫小兒女態。畫不能到。由奉先至白水。本無一句半之程。不應遲遲若此。故前後用盡室徒步。竟日數里。點破之。小留以下。備述孫寧高義。先着欲出一句。益顯得高義。出見此來。本非有意駐足。而款留不放。全由故人情重也。下則先叙安頓自身。次叙安頓妻孥。再總寫四句。再致感兩句。非此入情曲筆。那顯此曾雲高義。結則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也。仇註云。合六韻於一篇。古韻也。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續齊諧記田廣

田真田慶兄弟欲分財。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歎之。仰合樹還榮茂。

骨肉恩義重。漂泊難相遇。猶有

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比而賦也。劉會孟曰。鮮終之痛。潛於脊。令死喪之喻。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唐書宗室表。舟字公受。父岑。水部郎中。省州刺史。入乾元間。在京師。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

魏彥深鷹賦。白如散花。赤如點血。

渥洼騏驎兒。尤異

是虎一作龍脊天馬歌虎脊

李舟名父子

名父之子也漢蕭育傳以育名父子除為功曹

清峻流

輩伯

柳宗元石表先友記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

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哲十五

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

一作烜

赫衆中每

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

謂熊兒驥子

辛勤養無益乾元元

一作二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

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

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已見楚山碧

更記秦紀楚自漢中南有

巴黔榮注校書自京歸省道經漢中在長安南為楚北境觀詩未褒斜漢水語可見按柳州謂李隴西人似不相合意校書家時寓蜀地歟

藹藹咸陽

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

漢官儀尚

書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誥令按唐畫舟父岑不言曾掌制誥史闕也又按漢尚書令為少府屬官後代專領部管草制非其職此云草明光乃當時中書舍人之事非用尚書故實也

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

一作爛

別意終感

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閨一作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備轉劇。

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

意頗切。對酒不能噤。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雁忍春

一作春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溼衰斜。

漢水饒巨石。後漢順帝紀注。褒斜。漢中谷名。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首尾七百里。按漢水亦在漢中。無令軒車遲。暗用潘岳

版輿衰疾悲宿昔。

校書與其父皆官京朝。此因兩京既復告歸迎母而公送之也。凡三段。首叙校書之不凡。次叙其迎母來京。乃正文。後則相形生慨。比起得體。不專美校書。而首叙其世類。凡父在官而送其子者。須以此為法。美校書後自插入二男。筆有波瀾。乾元以下入本事。先提國運。次及衣綵。處處有法。而衣綵二字。先着在未登程時。能使父母兩耀。倚門四句。覲母而去。藹藹四句。迎母而來。汝翁四句。仍挽其父隨東隨渡。豈爛漫言來無返。留終感激。言我忽生慨。顧我以下。妙將已與校書兩雨比較。相間成章。見李壯而我衰。李為親而勇往。我無家而安歸。慕之祝之。文情凄婉。

義鷓行

陰崖有蒼

一作蒼
一作有三

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

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鷓痛一作憤寄所宣斗上拔

孤影嗷哮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

朱注巨顙白蛇也
首周注鷓拳堅處

大如彈丸鳩鷓中其拳隨空中
墜即側身自下承之捷於鷹隼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

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離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

意貴目前茲實鷓鳥最急難心炯一作然功成失所往用捨

何其賢近經滴水渚

漢書音義滴水在長安杜陵自皇子陂西北流入渭

此事樵夫

一作傳飄

蕭覺素髮凜欲

一作若
一作烈

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弱間聊

為義鵬行永激壯士肝

奇情恣肆與子長游俠刺客列傳爭雄千古首一段原題也。叙事明淨而斯須領健鷗一句為入手法矯捷。中一段先八句寫生筆筆叫絕其來有聲勢其擊有精神其負痛伏辜有波折。飽腸已穿令我一驚炯鑒在一飽字。次八句咏嘆筆又超絕。死垂千年猶所謂遺臭萬年也。心炯然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也。失所往更超所謂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世所稱賢豪間者也。後一段明作詩之由。飄蕭十字作一句讀許與顧眄通篇結穴讀此而無動於中者全無心肝人也。評者云假事為比用意在未其說非也。公自是聞此事而作大手筆人。正要

即物寫照不肯學躲閃法。公自是聞此事而作大手筆人。正要

進鵬賦表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熠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馮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多矣。惟臣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救提揚雄枚臯之徒庶可金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為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之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

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謹進表獻上，以聞謹言。

鵑賦

當九秋之淒涼，見一鵑而直上，以雄才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翻，肅肅遠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鷲之累百，故同年而爭長。此鵑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瀾，風雲亂起，雪江山陰，水纏樹叢，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極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激捷來於森木，固先擊於利甯，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擊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改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鶩，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捨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濶，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奔崩，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牆之深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情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感我往來，越租我場圃，雖青駮帶角，白身如瓠，咸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遠，屢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噉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轄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宿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鳴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搭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不足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隣，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迨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遙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

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豈比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捨榆而無事者矣故其不見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窠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鈎爪空回斗星衆雛倘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窟

畫鵲行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一作功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

樛枝軒然忍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入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一作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公畫鷹詩云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是言畫者欲飛也。公題畫詩多如此作意。今此詩卻又筆筆翻轉都從不能飛去生情。解者俱未會其竅。詩凡三層。八敘事。八寫意。四寄慨。言所見者生鶻也。無拘無繫。何以不去。緣是畫耳。頓住。接云衆禽恐其出擊。彼則寧沒而不舉也。夫固可超越人寰者。而乃天自高空。鶻自戩異耶。則畫者過耶。又頓住。接云雲際自有飛擊者。吾重為此不去者。傷之矣。意似凌怒。此画手者大奇大奇。公殆有志不得伸者乎。

留花門唐地理志甘州北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有花門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帳霍昌書肅宗還京葉護辭歸奏曰回紇戰

兵在沙苑入且歸靈夏取馬更為陛下收范陽餘孽

北門正異作花門天驕子謂天之驕子出漢書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

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

絕何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

主歌黃鵠綱目乾元元年七月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寧國帝幼女也。可汗受冊立公主為可敦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漢書元封中以公

主妻烏孫公主作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謂沙苑本唐時監牧軍地百里見

賈士公解 卷一之二 五古 九

積雪

樓鑰曰回紇之俗衣冠皆自宋注回紇曳白旗

長戟鳥休飛哀笳曙

一作曉

幽咽田家最

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

千騎常撒烈

王林賦轉騰撒烈

胡塵踰太行

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按胡塵謂安史時

慶緒在鄴猶據七郡地皆在太行之南

雜種抵京室

雜種指回紇舊注非

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此當是乾元元年秋寧國出塞後回紇復遣騎入助仍屯沙苑公憂其繹騷無已乃作是詩劈提四句領局下作兩扇格分應紀律整嚴若仇本割截全無斷制矣

曰氣勇決其力可借也自古以下十二句應之此層是開曰射漢几其鋒可駭也長戟至末十二句應之此層是闔中段着筆極難看其斟酌回護言今之親暱

此輩非得已也彼制衙邊人自古為患但懷來勿絕而已茲何以使之出入無禁哉特以中原多事隱忍用之是用締婚姻申盟誓以固其心而沙苑一帶遂許為屯牧之區也然則朝廷用心亦良苦矣下段乃正言其不可長戟哀笳即射漢月

之且若寇兵一踰太行此輩即抵京室要約相繼需索不支此患在國家者也結聯數語朱仇諸家誤認抵京室為思明猖獗遂以此詩編入二年之秋時公已

入秦州遠遠叫關甚無當也且如此說與下聯如何綴屬

且如此說與下聯如何綴屬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一作未及已驅兒一作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辭，一作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古趣盜然少陵別調一路皆屬敘事情真景真莫乙其處只起四句是總提結兩句是去路

新安吏

原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唐書新安縣屬河南府。師氏曰從新安吏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兵益急

也按係乾元二年三月後事六詩皆戍河陽。三吏三別皆少陵樂府。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行。顧炎武曰唐制人有丁中黃小之分天寶二中男絕

短小何以守王城。仇注唐之東都即周之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

水暮東流青山猶一作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

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一作相州即鄴城日夕望其平豈意

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即東都也通鑑

冬涉春慶緒食盡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自魏州引兵

趨鄴日於城下抄掠諸軍乏食思潰三月戰於安陽河北大風晝晦官軍潰而南賊潰

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捩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工師

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僕射指子儀

新安吏借提鄴城軍潰也統言點兵之事是首章體如石壕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則各舉一事為言矣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惻隱動其君

上後以恩誼勸其丁男義行於仁之中此豈尋常家數起處不敏初選正丁突
提次點中男見抽丁之極弊天地無情固是為朝廷諱然相州之敗實亦天地尚
未悔禍也篇中守王城依舊京皆點清成守者自處○張綬曰凡此等詩不專是
刺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兵車出塞之類皆刺也可已而不已者也若新安
之類則慰也石壕三別之類則哀也不得已而用之者
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亦刺也

潼關吏

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
其按地偏長安為衛京重險

士卒何草草

詩苑草草
勞苦貌

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

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

雲列戰格

舊注戰格即戰
柵所以捍敵者

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

都

指長丈人視要處窄

一作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一作萬古用

一夫

三都賦一夫守
隘萬夫莫向

哀哉桃林戰

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
靈寶以西至潼關皆是

百萬化為魚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哥舒翰潼關之敗見
本卷首北征詩注

潼關吏別為一例。前後俱言抽點。此獨言督役。詩亦獨為正告之語。以此係京師要衛故也。起四句虛籠築城之完固。中十二句詳述問答之語。神情聲口俱活。蓋借其言以鼓舞其所事也。末四句乃作者戒詞。所謂殷鑒不遠。并以堅後日守者之志也。意重在警督築者。杜闡以哥舒相持半載。為守之明效。由國忠促戰而敗。遂摘此詩。但自守一語為眼目。不知此句不如是解。正以鞭緊築城之宜固耳。且此日之潼關。與前事異。前以寇偏而守關。此因難潰而修備。乃先事之防。寇之離此尚遠也。詩正言修築事。與守無涉。其口勿學哥舒。謂將來宜懲其敗。勿輕舉耳。蓋題後餘論。非正文也。盧氏不識輕重。無乃喧客奪主。况如其說。則凡偏處之日。單議守不議戰。且日感矣。豈通論哉。

石壕吏

王應麟曰石壕陝州
陝縣之石壕鎮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一作門首吏

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

書至。二男新戰歿。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

惟一作所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一云孫母未便老嫗

出見吏無完裙

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

唐書河陽縣屬孟州按此即子傳斷橋保守處今為孟津縣仇注謂

孟縣非孟縣在河之北不當云河陽且尚在河北不須斷橋矣

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

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石壕吏老婦之應役也丁男俱盡役及老婦哀哉○首尾各四句敘事中二段敘言老翁首尾一見中間在老婦口中偏以箇個訴出顯其獨匿老翁是此詩作意處○起有猛虎攫人之勢前云踰牆走後云與翁別明係此婦所匿蓋翁不匿則老亦不免婦出應則身猶可脫也偏云力衰備炊偏不告哀祈免其膽智俱不可及此意杜臆語焉而不詳至所事之慘苦更不待言○河陽役與新安吏之守王城同一役也河陽在東都東甚逼仇氏分作兩處誤矣○三吏夾帶問答敘事三別純託送者行者之詞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理雅在木為女蘿在草為兔絲

嫁女與征

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君妻

一作

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

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一作河陽。妾身未分明，何

以拜姑嫜。漢書背尊章嫜以忽師古曰尊章舅姑也章與嫜通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

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

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

兵氣忽不揚。季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揆得皆斬之自嗟貧家女，久致一作

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

翔。人事一作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新婚別送者之詞也。此體起比體，結語出新人口。情緒紛而語言澀，依依本瓊瑣分段為合，結髮八句仇云敘初婚惜別，語意含羞，愚按此點題處。父母八句仇云憶前後情事，詞旨慇懃，愚按此柔腸九回時，幼為八句仇云既勉其夫，且復自勵上二段發乎人情，此乃止乎禮義，愚按至此激於義憤，淋漓出之，忘乎其為新人矣。真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彼政，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乎禮義。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一作死不得安。子孫陣上盡，焉用身獨完。投

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一作骨乾。男兒

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旁，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

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

園度亦難。土門杏園俱未詳所在，大約皆去河陽不遠，亦當是河以南地。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一作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

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

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垂老別行者之詞也。石壕之婦以智脫其夫，垂老之翁以憤捨其家，其為苦則均。○八三段首段敘出門用直起法，開首即點子孫二句，抵石壕中十六句，中段叙

別妻忽而永訣。忽而相慰。忽而自奮。千曲百折。未段又推開解壁。作死心塌地語。猶云無一寸乾淨地。愈益悲痛。○元昌云。周禮鄉大夫之職。辨其所任者。其老者則舍。如此別者。傷矣。○考史。是時官軍既潰而南。退保東京。史思明還屯鄴。殺安慶緒。使其子朝義留守。而去至十月。思明且濟河會汴。勢日益逼。則鄴城以北。官軍安得越境而守之。朱注以土門為井陘關。井陘在鄴北六七百里。漸近范陽賊巢矣。詩乃反云。勢異鄴城。縱死猶寬耶。何不考之甚也。至以李光弼救常山為證。猶錢箋之引顏魯公誌。皆係天寶末。祿山初反時事。與此何涉。即以杏園為汲縣鎮。雖在鄴南。亦恐未合。唐書云。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自之云者。從此處渡過也。其地在河以南。審矣。至舊注以為長安地。朱氏已非之。茲不復辯。大抵即在河陽左近也。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一作萬餘家。世亂各東西。存

者無消息。死者為一作委塵泥。賤子因陣敗。當即是鄴圍之潰歸來尋舊

一作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帝

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

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一作令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

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

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

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無家別亦行者之詞也通音只是一片起八句追敘無家之由父行六句合里無

家之景宿鳥以下始入自己反踢別字言既歸來雖無家且理生業耳縣吏四句

引題近行八句本身無家之情其前四極曲言遠去固艱於近行然總是無家亦

不論遠近矣翻進一層作意舊未得解末二以點作結何以為蒸黎可作六篇總

結反其言以相質直可云何以為民上三別體相類其法又各別一比起一直

起一追敘起一比體結一別意結一點題結又新婚婦語夫垂老夫語婦無家似

自語亦似語客元昌云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今新安無丁石壕遺嫗新婚婦

垂老訣絕至敗歸者又未免幾於窮有子遺矣憂客云國家不幸多事猶幸有結

兵中興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應其命至殺身棄家不顧以成恢復之功故嫗媿

言之義合風雅仇云唐人作詩多言遣戍從軍之苦宋以下無聞焉蓋唐用府

兵兵即取之於民宋明之師皆其身分所習熟分所當為者故詩人亦不復為哀吟

矣愚按府兵敝而有抽丁之慘軍籍分則有餽餉之艱參用而得其平宜何如籌

畫學者當

留意焉。

夏日歎

舊書乾元二年四月久旱徒市穹祭祈雨按是時關輔飢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

一作經天陵

中街

宋注天官書有街南街北街南畢主之街北昂主之按此援据氣合蓋四五月

之交日行正在昂畢之界昂在畢西入黃道內畢在昂東出黃道外其間有二小星曰天街正踔黃道故可云中街也是時日初出在東北

朱光徹厚

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

易傳曰當雷不雷陽位弱也雷者號令其德生

養社闡輔國專掌禁兵制勅皆其所為

兩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

魚涸其泥

舊作泥

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

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餍我心殊未

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語云兵旅之後必有凶年繼三吏三別而二歎作焉良有以也。以鬱蒸二字提起鬱蒸以况中心之煩悶中間隱歎病民明歎河北皆是也必如置身貞觀乃始

開釋耳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

天出華月。江淹詩華月照芳草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

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鍾惺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

古文用字與處竟夕擊刁斗。季廣傳程不識正部曲擊刁斗至天明自便喧

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

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此以萬里風三字提起萬里風能吹去刁斗亦能吹至時康昊天以下由涼月中羣物而歎竟夕之戍士未遂以夜短熱煩歎時康難遇也。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時夜隔。立秋次日也。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莊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也。惆悵年半百。時公年四十八。罷官亦

由人。何事拘形役。

鶴云本傳甫為華州司功。虜關輔飢。棄官西客秦州。此欲棄官時作。愚謂以河南殘破。河北冠傷。東歸不可。故西行耳。非飢之故此。旨是後平却根源。

貽阮隱居。昉以下秦州詩。

陳留風俗衰。世說至平子經陳留界。曰舊名此邦有風俗。人物世不數。晉書阮籍籍陳留人。父璜魏丞相掾。子渾。姪咸。咸

子瞻。瞻弟。咸從子修。孚族弟放。放弟裕。皆知名。當世推人物第一。塞上得阮生。保法古今注。塞者。所以壅塞。東秋也。公秦州。夔州詩。每用塞上

字。蓋秦界。羌。夔界。蠻。皆有關隘之設。迫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車馬

入隣家。見氣類各別。蓬蒿翳環堵。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清詩近道要。識子一作字非

用心苦。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黃生云。有此高士。賴公詩以傳。貧知二句。見古心古貌。愚按末四句。更進一層。直欲相與絕人逃世。

赤谷西崦人家

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舊注引此。似亦未合。此云西崦。不過赤谷西之巖岵耳。

躋險不自安。

一作喧

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煖。逕轉山田熟。鳥

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仇云。如一幅桃花源記。

西枝邨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公在京。有大雲寺。贊公房詩。

四首見一之一贊今論此。

出郭眇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

湯休徒。公大雲寺詩。湯休起我病。好靜心。跡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

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嶽眩反顧。要索陽

岡煖苦涉。一作陟。陰嶺迥。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下居意未

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二詩與後寄贊一首連看源出陶之移居謝之石門等篇。○自郭而來先至土室西枝邨更與土室岡嶺相隔。○起四先敘來到贊室之路。中十二、四敘來尋之由。八叙同尋之事。結四明未得置草堂地抵暮回室為下篇夜宿作引。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一作人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躋

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

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殊注講維摩詰經支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興趣江湖

迴。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

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前八接上篇落日多露來。從夜景叙出迴土室之景中。八喜宿之情結四。叙去路與上篇篇首來路作章法。時猶未到西枝。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

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一作置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

枝西。有谷杉一作古漆稠。亭午頗和暖。石一作沙田又足收。當期塞

一作寒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

茗。逕一作遙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玩詩意係回寓後所寄。究未嘗身到西枝也。起八穩括前二詩之意。曰心所求者。意猶未決也。中八始點出西枝。祇是傳聞其美。期置草堂。非身到語結四。預擬定。

居後情事蕭然有高致。按公已旅寓東柯谷矣。見秦州雜詩中。今三詩之首曰出郭。意城中仍有寓歟。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踈散連草莽。莫補切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

間一作門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浚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

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

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

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

藥圃。三春溼黃精。博物志太陽之草。各黃精餌之長生。一食生毛羽。拾遺記昭王夢有人服皆毛羽因名羽人。

起四點題中二段各八句叙其幽異而清美結四羨而欲居之此虛致非實情也。

昔遊 范元實編入夔州究無的據且係舊編。

昔謁華蓋君。神仙傳王子喬養道於華蓋山號華蓋君我當時道士必亦有號華蓋者。綠袍崑玉脚。一作涼求洞宮脚。玉

棺已上天。神仙傳天降玉棺白日亦寂。一作冥寔暮升艮岑。一作岑頂。遠注良岑東北

之祭中几猶未卻。弟子四五人。即憶昔行所云盧老輩入來淚俱落。余時遊

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凄向寥廓。林昏罷幽磬

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馱。音快溪流之疾也

作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帳望金七藥。鮑照樂府金鼎王七合神丹東蒙

赴舊隱。尚憶同志樂。李白之流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為客

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

一作髮變鬢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水經注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

之鎮也。爾雅霍山為南岳。注在廬江西。蓋後憶昔行云。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杳意。董師今在西江。後又居湖南耶。

此因客途多累思與學道者遊華蓋之謂。係遊梁宋間事。董先生之赴。係遊齊魯時事。華蓋君久歿。董先生尚存。而董復不在舊隱。移棲廬霍。欲往從之。故作此以

見意其向往之處在後半。而前半歷敘先訪之人。乃追遯。因由於本篇為陪客也。分前後兩段。看中四句。則上下樞紐。起四句。提起往訪已歿大意。暮升四句。叙訪而已歿之事。余時四句。述訪而已歿之情。林昏四句。託宿聞寂之景。其曰王喬下天壇者。意中如見其神靈也。中四句。上下搖曳。情景俱會。言昨日之來踪。乃今日之歸徑。足抵非所惜。金丹常繫思也。遥遯當日不遇斯人。復尋他隱。神致躍躍。東蒙以下入正文。此四句。亦是援往以遞今。乃引下口氣。胡為四句。悵目前之負約。雖悲四句。冀將來之重赴。全首主意。歸結在此。朱注云。當與憶昔行互證。今見二之三。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

昔喪敗一作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

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時。

風土記合婚。槿也。華晨舒而昏合。本莫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一名合昏。 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

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仇注謂守正清而改節濁也。他說皆未當。 侍婢賣

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
一作天寒翠袖
薄日暮倚修竹。

依仇本分三段幽居在空谷一句領一篇筆高品高此段叙不得宗黨之力批出
良家子三子見其出身正大中段叙見棄其天之由末段美其潔清白矢之操在
山清出山濁可謂貞士之心化人之否矣是安而下齊梁而上無此
見道語只以寫景作結脫盡色相。此感實有之事以寫寄慨之情

夢李白二首

曾鞏李白集序白臥廬山永王璘迫致之璘敗白坐繫尋
陽獄得釋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至巫山以赦

得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
趙注潯陽今之江州也屬江南西路逐客

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

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

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楊慎曰二句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
後精神尚未回也蔡條傳神之說非是水浹波

浪濶無使蛟龍得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公當日文章弊交太白一人而已。二詩傳出形離精感心事。筆筆神來。首章處處翻寫起四反勢也。說夢先說離此是定法。中八正面也。卻純用疑陣句句喜其見句句疑其非。末四覺後也。夢中人杳然矣。偏說其神猶在。偏與吓嚙囑咐。此皆意外出奇。從來說別離者或以死別寬生別或以死別况生別此反云死則已矣生常惻惻亦是翻法。入夢我憶彼也。此竟云彼魂來亦是翻法。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

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

一云秋多風

舟楫恐失墜出門

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恢

恢將老身一作才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次章純是遷謫之慨為彼耶為我耶同聲一哭起法簇前十二句為四句中八述其語揣其情述語而曰局促風波暗從無使蛟龍得來揣情而曰負志顛顛則予懷耿耿情見乎辭矣末四則所謂彼我同聲者也厄其身而永其名已是慰勞苦語今且云名亦寂寞此老下筆後直使來者沒處轉身始於黃昏前之凄惻卒於

夢後之感慨。此以兩篇為起訖也。入夢明我憶頻夢見君意前寫夢境迷離後寫夢語親切。此以兩篇為層次也。吳山民曰：子美天末懷李白，云應共冤魂墜陽投。詩贈汨羅。今云無使蛟龍得。又云舟楫恐失墜。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蓋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於李陽冰家，葬於謝家青山。二史可考。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鶴注至德二載
虔貶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

一云江海。爾雅注三江，岷江、浙江、松江也。一不言松江。言曹娥江。一曰浙江、松江、浦陽江。其說紛紛，要不必泥。

風浪

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為一作如置

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

下逐異記山鬼嶺南所
在有之獨足反踵

蝮蛇長如樹

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一名反鼻
蛇嚴助傳越地林中多蝮蛇猛獸

號呼傷孤城。歲月誰

與度。從來禦魑魅

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

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

一作鳩
杖近

青袍。隋禮儀志年七

十以上賜鳩杖黃帽。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

乾坤茶迴互。

此亦披腹見懷之詩。起四痛其隔遠不歸而曰老病迷路便見作意。如是則永無歸日矣。次八句叙事也。敘其放逐遠惡之處。源出招魂。又次八句憂危之旨也。言既以才名誤於前。懼其復以放曠招時惡也。屈首暮途。則以不恭而招惡者。一。年老脫略。則以踈節而招惡者。一。此段本一片下。舊解失之。結四又悲惋淡至。後無見期。而念及從前杯酒。我亦漂泊。而兩為翹首乾坤。落句更欲括一篇天問矣。

遣興三首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詩為步兵詠懷體。此章仇云。思兄弟也。按結語徑住好。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

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謂函關以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仇云念故居也。按起四比興。類說音氣體。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陸機洛陽起洛陽四關東。有成臯關在汜水縣東南。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慙感非朱顏。

懷舊遊也。觀此等詩。即知肯卿而西。為逃亂。不為逃飢矣。後凡懷鄉詩。皆然。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鹵互勝

賣土公解
卷一之五古
五

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詩眼在尚開邊。答北
釁也。邊指吐蕃界。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

非代州之馬邑。唐書志。羈縻州內有馬邑州。開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間。

降鹵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

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

土。載驅誰與謀。

詩眼在願兵休。憤賊熾也。此憤安史時
秦隴屬羌皆東征。已茅土。激之之詞。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

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

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芝

一作草。列仙傳。鹿皮翁。涪
川人也。少為府小

史岑山上有神泉作祠屋留止其旁食芝飲泉七十餘年。山水來山下呼宗族上山半水漂一郡遣宗族令下山著鹿皮衣復上閣

詩眼在鹿皮翁傷老廢也前以禾之晚成與士之晚遇皆屬激射語身則甘為鹿皮翁矣而語仍瀟灑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

不得死晉書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殺之孔明有知音又如壠

坻一作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嗣宗詠懷大冲詠史延年五君詠公益兼而用之賢俊生世遇不遇皆不係於已忽而比忽插古人忽又比章法逼古不得死不得其死也

昔者一作在昔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晉習鑿齒撰襄陽耆舊記處士節

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一云終歲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涸魚

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後漢書龐德公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

身孰若保今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亦林，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浚淵，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釋耕壟上，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公所以飄然遠行也。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陶飲酒詩雖留

身後名一生亦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陶貞子詩雖有五男兒，終不好紙筆。又有命子詩及與五子疏。

嘲淵明自嘲也假一淵明為本身像贊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

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

仇注山陰在會稽山北故名。

江海日清

錢休妻

涼。舊書賈知章為禮部侍郎，取舍非允，門蔭子弟喧訴盈庭，於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晚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三載請度為道士。

仍捨本鄉
宅為觀

吾憐孟浩然一作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舊注

乃孟詩也就舉。清江空舊魚一作舊美魚。浩然詩試。春雨餘甘蔗張

其詩以稱之。詩江南郡。庶浩然集。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舊書孟浩然隱鹿門以詩自

序灌園藝圃以全尚。適年四十應進士不第還麋

賀孟皆同時先輩。欲如賀之黃冠故鄉。今已家園殘廢矣。或如孟之桓褐長夜。且將窮死容途矣。感慨係之。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絡。

古雜詩體。此見容旅悲秋之旨。

長陵銳頭兒

漢書高祖葬長陵在長安春秋後詔武安君小頭川餘

出獵待明發

一作解

弓金

爪鏹

宋注梁元帝詩金爪鬪雞場此言箭鏹之利如金爪然

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

先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竿

唐百官志節度使雙旌雙節軍服志旌以絳帛五丈物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

幡紫縑為袋油囊為表節垂盂木盤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

亂後武夫得志見於詩者始此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

羅舊尹沙道尚依然

國史補凡宰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墮路號曰沙路

赫赫蕭京兆今為

時所憐

錢箋史稱京兆尹蕭昺林甫所親善國忠倚勢遣逐林甫不能救瀛云于競大唐傳天寶三載因蕭京兆昺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於朝堂

仇云慨擿炎附勢之徒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

枝撐者桎梏虎

具 脚之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仇云我馮威肆虐者錢箋云蓋指古温之流温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故借以為喻愚按詩非正用此事蓋以虎比吉温輩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送者

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練一作縛去亦得歸山岡

吳注云富貴貧賤同歸於盡按此屬憤激之詞唐詩解云章法簡淨不露才情有建安風骨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

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謝瞻詩蹇步愧無良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

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二詩不知何指，不敢強為之說。朱氏以龍擬安史，以馬喻李郭，恐亦未妥。

別贊上人

將去秦州赴同谷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

手。

涅槃經於晨朝日初出離常住處嚼楊枝遇佛光明疾速漱口澡手

豆子兩

一作兩

已熟。

叶熟。華嚴疏鈔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暖氣

色尋便出上

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眉臆。

天長關塞寒。

一作遠

歲暮饑凍遍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一作昏黑。

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歛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

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依仇注截起四句，興起去秦筆致飄忽。次八，既贊公寫跡，而以隨緣慰之。又次八，叙客遇即別之情。末四，仇云臨別交勉之詞。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唐書鳳州兩當縣取水名按今屬鞏昌府程臆時侍御尚在長沙公過其空宅

思其往事而賦此按侍御名郁見成都詩內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鶴注鳳州有嘉

谷嘉陵

鷓鴣號枉渚

楚辭鷓鴣鳴而悲鳴湘州記在江所出山在郡東溪口有小灣謂之枉渚

日色傷阡陌借

問持斧翁

漢書繡衣御史使持斧逐捕羣盜

幾年長沙客

長沙今為府在洞庭湖南

哀哀失木狖

羊就切

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

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

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

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

趙注吳之謫遷為辨論良民以此取忤朝貴

仲尼甘旅人向

子識損益

後漢書向常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朝廷非不知

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侍御之謫長沙。詩義明了。不知錢朱輩何為回易其詞。詳詩意侍御在鳳翔行在。以言事見謫。公方任拾遺。闕為疏救。今過其宅。慨然觸起。特為暴其事蹟。而自陳其疚心。非公衷腸坦白。斷斷不肯如此剖露。起四提初到空宅。蕭颯逼人。次八想其貶所。而代揣其憂畏之情。次十六詳述其得罪之由。當時軍興戒嚴。凡關津隘口。多有以平民迹類。間謀而懼禍者。其竟以辨冤招尤也。仲尼兩聯。照舊勿倒轉。尤有味。言子其遠法聖賢。安於義命乎。彼舉朝上下。非不心知無罪。而莫肯抗言者。或惡直醜正。或阿合取容。古今一轍。子第閉口。勿復歎息也。末八明白認咎。毫無掩飾。可以想其心地。此係發秦州後所經。但不得混入紀行詩內。故先編此。

卷一之二

雖正守屈首勿
肯啣補氏物同